

東岳泰山新詮

王樹明
山東省考古所

〔內容提要〕本文根據文獻資料、古文字資料、考古調查資料及諸民族志方面有關資料，論證被我國人民推尊為五岳之首的東岳泰山，原是我國原始社會居住在今山東泰沂山系及其周圍的古代東夷部族有崇拜山神的習慣，對泰沂山系諸山舉行祈禱祭祀習慣的流傳、演變、升華，東岳泰山一名原本並無確指，僅是大山一名的泛稱；又根據五十年代以來，泰沂山系及其周圍發現商周迄至春秋戰國時期銅器資料、夯土建築台基遺跡並實地踏查有關資料，與文獻載記我國歷代帝王祭祀泰山及其有關節儀印證，推定，商或西周迄於春秋初年所謂泰山，本指今山東泰沂山系中部，高度僅次於今泰山的蒙山或日龜蒙，戰國秦漢以來泰山，乃是今泰安境內的泰山；又再而根據近五十年來，山東境內泰沂山系及其周圍的一些重大考古發現，進一步論證了，山東泰沂山系及其周圍是我國人類的發源地之一，泰沂山系及其周圍也是我國古代文明的搖籃，創造東夷文明的古代東夷部族，即帝舜太昊一族，或可逕直說商代的遠祖，本發跡於山東泰沂山系南側，爾後是族又沿著泰沂山系南側入主中原，緣於這一歷史背景，古代東方夷人崇拜山神、崇拜山東泰沂山系諸山的習慣、意識，又漸次演變、升華對泰山封禪，泰山為五岳之首、五岳獨宗，泰山之所在為天下的中心等觀念。

一、引言

如所周知，位於今山東境內的泰山，古時也稱東岳，是我國一座風格獨特，有諸多人文景觀的名山，也是譽滿中

外，令人嚮往的旅遊勝地。故老相傳與有關文獻記載【註一】，早在我國原始社會時期，即傳說中的無懷氏、慮羲氏、神農氏「諸帝」，就曾經到過東岳泰山舉行告祭上蒼的封禪大典，還記載，殷商、姬周兩代易姓稱制，諸王中也曾有舉行過封禪大典者，據說其山也是現在山東境內的泰山。秦漢以降，歷代皇帝為粉飾太平、為證明其稱孤、道寡乃受命於天，也往往因循上述傳說到今山東境內泰山舉行隆重的封禪典禮，藉以祈禱長治久安。

無庸置疑，古史傳說中的無懷氏、慮羲氏、神農氏「諸帝」曾於東岳泰山舉行封禪典禮之說，自屬無稽之談，但是，這一古老傳說的歷史背景到底是什麼？古史載記中商、周二代有關諸王曾封禪泰山，其山是不是也是現在山東泰安境內的泰山？東岳泰山為我國五岳之首，其在我國五岳及諸多名山大川中聲名如此顯赫，其緣起的歷史根蒂到底是什麼？筆者就上述一類問題談一點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於海峽兩岸及海內外諸方家。

二、泰山一名的原始含義原本是大山的泛稱

文獻記載，中華民族祭祀或曰封禪泰山的習慣由來久遠。相傳，被尊為我國人民始祖的軒轅皇帝，就曾集合鬼神於泰山之巔，舉行祈祀活動，作清角之音。《韓非子·十過》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史記·封禪書》記載，春秋初年齊桓公稱霸諸侯之後，欲行封禪，問管仲自古以來封禪泰山的故事。管仲對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註二】又曰：「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案：「管仲所記自無懷以下十二家，其

【註一】、【註二】：《史記·封禪書》。

六十家無紀錄也。」《論衡·書虛篇》曰：「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淪湮滅者，不可勝數。」《淮南子·齊俗訓》曰：「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歷代諸儒，對傳說中的無懷氏迄至周代封禪泰山的有關傳說，從未有過懷疑者，且異口同聲，認為所封泰山，就是今山東泰安境內的泰山。

人所共知，《史記·封禪書》記載管子所述十二家封祀泰山之君，除商湯、周成王之外，其餘所謂「諸王」皆屬我國原始社會神話傳說中的半神、半人，由此說，今山東泰安境內的泰山，就是上述傳說時代「諸王」所封祀的泰山，當然是荒誕不經之詞。但是這一記載卻反映了這樣一個史實：今山東境內泰山，在我國古代文明的產生，形成及其發展過程中，具有積久發展的歷史，後世祭祀、封禪泰山的習慣，由來久遠。

民族志資料觀察，原始社會時期，世界各民族的原初宗教，一般都有崇拜山神的習俗，認為山有神靈。比如，居住在我國內蒙古、黑龍江一帶的鄂溫克人【註三】，在民族改革的前夕，對山神的崇拜就非常突出。儘管多少年來，他們的狩獵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但他們自己並未意識到這一點，與此相反，他們認為，一切野獸都是山神所飼養，獵手之所獲只不過是山神顯靈、山神恩賜的結果。又比如，居住在我國雲南永寧一帶的納西族人民【註四】，不僅認為山有神靈，並且認為，山神是神中之神。直到五十年代，無論是其中心居住區，還是其邊緣區，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頻繁的祭祀活動，有一套繁縟的禮文、節儀。納西族人們認為，通過這些祭祀活動，可以求得山神的保佑，使他們人口興旺，牲畜發展，庄稼豐收，無災無病。迄至五十年代初，在我國北方農村，仍有以為山有神靈之俗，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這一古老習俗的孑遺。

無獨有偶，我國古代人們祭祀或封禪泰山，也是認為，泰山有神靈，奉泰山為神；甚或認為，封禪泰山，可以升天為神、成仙。《風俗通義·正失第二·封泰山禪梁文》曰：「俗說岱宗（即泰山）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命修短。武帝採策得

【註三】：秋浦等著：《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九〇頁。

【註四】：《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二七五頁。

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博物志·地》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地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命之長短。」

揆以古籍及有關民族志材料記載，《史記·封禪書》所載歷代「諸王」封禪、祭祀泰山相關說法，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時期開始即有崇拜山神的習慣，奉山為神靈之俗；殷周以來封禪泰山的習慣，是我國原始社會時期崇拜山神，對其進行祈禱、祭祀習俗的流傳、演變與升華。

大家知道，自周代以來，祭祀泰山之權為周天子所專擅，其所屬各諸侯國或其他各方國之君，僅能祭祀其封土以內之山，不得擅自祭祀泰山。《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神也。猶三望，亦非禮也。」《公羊傳》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春秋啖趙集傳纂例·望》：「趙子曰：『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據《禮經》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也。」由上文征引，「郊」為古帝王、天子祭祀上帝之名；「望」，為古帝王、天子祭祀山川之名。其所望祭之山即泰山，河者即今黃河也。可見，「郊」、「望」之祭乃皆為天子專擅之禮，魯國為姬周所屬諸侯之邦，其行望祭泰山之禮當然與禮不符，故為《左》氏、《公羊》所譏諷。又《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注曰：「泰山眾山所仰。」愚案，「仰」，即「瞻仰」。「泰山眾山所仰」，說明，泰山是我國諸山之總領，諸山之首。

上述記載說明，有周一代，泰山是我國諸山之長，是我國眾山神的總山神。不難理解，這是統一國家出現之後，人間有了主宰一切的帝王、至高無上的天子，所以，眾山神也有了統領、總理全國諸山之總山神。原始社會，中華大地諸氏族，

部落誠可謂多如牛毛，儘管處在這一歷史時期諸氏族、部落都有崇拜山神的風習，但大都當在其毗鄰於本氏族、本部落之山而祀祭之。在未出現統一國家之前，人間沒有至高無上的帝王、天子，山神也不可能有什麼統領、總理全國眾山神之總長。由此看來，管子所說諸家（除殷湯、周成王外）封禪泰山的傳說，僅能說明，我國自原始社會以來即有崇拜山神之俗。沿此推演，傳說時代「諸王」封禪的所謂泰山，不可能是今山東泰安境內泰山的特有名稱。所謂「泰山」，其原始含義應是大山的泛稱。

「泰山」一名原是大山的泛稱，從古文字中也能找到這方面的證據。

甲骨文中無「泰」字，甲骨文中的「汰」字與「泰」字互通，段玉裁以為，「汰」為「泰」字之假借。《說文》：「泰，滑也。……大聲。」「汰，浙、澗也。從水，大聲。」段注曰：「……引伸之或寫作汰，多點者誤也。若《左傳》汰侈、汰輒字皆即泰字之假借，寫作汰者亦誤。」「泰」又與「大」字互通。《莊子·大宗師》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釋文》曰：「大川，河也，崔本作泰川。……大山，音泰又如字。」

「泰」亦與「太」字通。《列子集釋，天瑞篇》曰：「孔子遊於太山。」陸德明釋文謂：「『太』，作『大』，云：大音泰。」《韓詩外傳集釋·卷九·第五章》：「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集釋：「陶鴻慶云：『太山本作大山，大山與流水對文，乃泛言山之最大者，非指東嶽泰山也。』《列子·湯問篇》作志在登高山，高山即大山也。」

東岳泰山又名曰岱。「岱」字之本義亦為大山。《說文》曰：「岱，大山也。」段注曰：「大作太者，俗改也，域中最大之山，故曰大山。作太，作泰皆俗。」從「泰」、「汰」、「太」、「大」、「岱」諸字之本義看，泰山的原始意義亦為大山，也是大山的泛稱，並非特指某山的一個專名。今山東以及我國北方一帶農村，其相鄰於村庄諸山，雖皆各有具體名稱，但其通常的稱呼，皆呼為大山，可資此說一證。

前文提及，泰山有岱之別稱，還有岱宗之稱。《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釋文》：「岱，音代，泰山也。」《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注曰：「岱宗，泰山。」疏曰：「……云河東岱，注，岱宗泰山者，在東河之東，一名岱宗，一名泰山也。」《史記·封禪書》曰：「岱宗，泰山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

宗，東嶽也……《周禮》云：兗州鎮曰岱宗。」《漢書·郊祀志》云：「……岱宗，泰山也。」

春秋之後，泰山之名及其被祭祀，見於經傳《詩·魯頌·閟宮》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孔穎達認為：《魯頌·閟宮》作於魯僖公之後，他說：「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論語·八佾》曰：「季氏旅於泰山。」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左傳·隱公八年》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愚案：這裡所說的泰山，即今山東蒙山，或曰龜蒙，詳下文。）關於泰山或岱山、岱宗的地望，《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曰：「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注曰：「岱山在博。」博，即漢代博縣，屬泰山郡。故址在今山東泰安縣舊縣村。秦漢以來，典籍所載略無異詞，以為自古以來，所謂泰山即岱、岱山、岱宗，也就是今山東境內所屬泰安的泰山。

有關典籍記載，泰安境內泰山，秦漢時代不僅有泰山之稱，還有求山之名。《漢書·地理志》曰：「博。」注曰：「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求山上。」或稱為東陵。《莊子·駢拇》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疏云：「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釋文》云：「『東陵』，李云，謂泰山也。」《莊子譯注》【註五】曰：「東陵，山名，一說即泰山。」有西泰山之稱。《韓非子·十過》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集釋：「王先慎泰上補西字曰：舊本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又九百三十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又，今山東境內泰沂山系，以泰山命名之山，凡四處之多：

1. 泰安境內泰山。

2. 新泰縣小泰山。《詩·魯頌·閟宮》曰：「俎來之松，新甫之柏。」注曰：「俎來，山也；新甫，山也。」新甫山，在今新泰市翟鎮北。一九八三年三月，筆者對新泰市西北一帶諸山，作了實地調查。據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碑銘記

【註五】：《莊子譯注》（未刊稿），聊城師範學院中文系編譯，一一七頁。

載，今新泰市翟鎮北，地當新泰、萊蕪間蓮花山，即《詩·魯頌·閟宮》提及的新甫山。《新泰縣志》記載，是山又名小泰山。

3. 肥城縣湖屯鎮之北，有山，亦名小泰山。

4. 臨朐縣沂山，或名東泰山，小泰山。《史記·封禪書》：「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漢書·地理志》曰：「朱虛」。注：「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山五帝祠。」《後漢書·郡國志》曰：「朱虛侯國，故屬琅邪。」注曰：「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地。』」東泰山，也或曰小泰山，即山東臨朐縣沂山，其地在縣南九十里許，與今沂水縣毗鄰。

泰山這一山名，春秋時期已見於經傳，今山東泰安境內泰山，迄至兩漢時期，尚有求山、東陵、西泰山之稱，這說明，泰山一名，在我國歷史上作爲一個特定的山名，或因歷史時期不同，或者因爲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文化中心轉移，曾經有過移動；今山東泰山系諸山之中，以泰山命名之山計凡四處之多，此又說明，泰山作爲一個特定山名的移動範圍，就在泰山系之中。

追本溯源，泰山一名的原始意義，爲大山的泛稱，原本指橫貫山東魯中南地區泰山系諸山。史傳所謂無懷氏、慮羲氏、神農氏等原始社會「諸王」封禪泰山的傳說，只是暗示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居住、藩息在今山東境內泰山系及其周圍的古代東夷部族，有崇拜山神的習俗。後世所以封禪泰山，是我國古代東夷部族，對泰山系諸山舉行祈禱、祭祀習俗的流傳。東周以來不能記遠，將管子所記十二家封禪泰山的傳說，據爲信史，以爲其所封泰山，就是戰國、秦漢以來，歷代帝王所封今泰安境內的泰山，這實在是一千古之誤。

三、商、西周迄至春秋初年及至戰國秦漢以來的泰山

居住、藩息在泰沂山系及其周圍的古代東夷部族崇拜的諸山神，其演變的情況如何？隨著東夷文明的產生與形成，諸山神又是怎樣的由分散逐漸走向統一，因為歷史久遠，文獻不足，已無法稽考、論定。然而，《史記·封禪書》記載，到泰山舉行封禪之君，除無懷氏、伏羲氏等傳說中的人物外，還有商湯、周成王二君。在殷商、姬周的歷史上，殷湯、周成王兩人是確有其人的，他們兩人是否躬親泰山舉行過封禪典禮，暫可無論，但有商一代或商代晚期及西周一代的泰山有否確指？如果有，那又在哪裡？下文根據近年來的考古發現、有關典籍記載及民俗資料，對商、西周、春秋，乃至戰國秦漢以來泰山這一山的特定地望，擬作以大致推測。

一九六五年，在費縣上冶鎮台子沟出土兩件銅鼎。其一，直耳，直立於口沿上，耳外側飾虎紋；頸、腹飾變形夔紋，盆形腹，深十一厘米；蹄足，內側平。通高二十二厘米，無銘文。此器未經著錄，現存費縣圖書館。其二，繩索形雙耳，直立於口沿上；盆形腹，飾變形蟬紋一周，深十厘米。銘文：「余子余之鼎，百歲用之。」【註六】這一重要發現，為確定春秋初期亦或西周時代泰山的地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余」、「徐」二字，韻母相同，古可相通。余子，就是徐子。從鼎銘及其器形，花紋特徵分析，這兩件銅鼎，當屬春秋初年的徐國遺物。

據臨沂地區文管會李玉亭先生提供實地勘察資料，費縣台子沟以北，為蒙山東段諸山。其中一峰——玉皇頂，南坡下有一山峪，峪間有一長、寬各數米，厚約三、四米的台基，當地群眾呼為炮台，或曰點將台。台基為純淨黃土夯築而成，無他陶片、雜質。該台基正北與玉皇頂主峰相對。上述兩件徐國銅鼎，即發現於該台基之中。

徐，《春秋會要·世系·諸小國》載記：「徐，嬴姓，子爵，伯益后。庄二十年見。昭三十年滅於吳。徐子章禹奔楚，楚城夷以處之，仍為楚所滅。」故徐國都城，在今江蘇泗洪一帶，其地距今山東費縣約凡數百里之遙。徐子鼎在費縣發現，必事出有因。這兩件徐國銅鼎，既非出於墓葬，也非出於窖藏，而是出土於蒙山腳下一夯土台基之中，根據銅器的出土地

【註六】：心健、家驥：《山東費縣發現東周銅器》，《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

漢代以來，歷代注釋者多因循舊說，皆以爲龜蒙爲魯東境之二山名，並清刊《蒙陰縣志》亦因襲其訛。一九九二年九月，筆者赴費縣、平邑實地踏查，由蒙山南側登至蒙山極頂，由是得知，蒙山乃橫貫今平邑、費縣、蒙陰三縣間諸山的總名，其主峰在今平邑縣境內，龜蒙乃爲蒙山諸峰的最高峰、主峰，其得名因其山巔有巨石，遠眺其狀如龜而得名。

劉心健先生在《山東費縣發現東周銅器》【註八】一文中推測，鑄有銘文的徐子鼎，是春秋時代的徐國銅器，並進而推測，徐器在費縣發現，可能是當年徐國祭祀泰山的遺物。此說雖然有所切中，但劉文未能詮釋，既然是器是祭祀泰山的禮器，爲什麼徐子不將其埋於今泰山附近，而是將其埋於蒙山腳下。

經籍記載，鄭祀泰山之邑，在今費縣境內。此可昭見，春秋初年或西周時期祭祀泰山的實地所在，距今費縣不遠。《左傳·隱公八年》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邲，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邲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谷梁傳》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邲。……邲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祀泰山之邑也。」注曰：「……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后；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周成王營都王城（今河南洛陽市），有遷都之意，故賜周公許田（其地在今河南許昌之南），以爲魯公朝見周天子時朝宿之邑，后魯國於許田立周公別廟；「祊」或作「邲」，周天子賜於鄭國祀泰山的湯沐之邑。鄭國都城距許田不遠；魯都曲阜距祊亦較近。東周之後禮壞樂崩，鄭伯見周天子對泰山的祭祀廢棄已久，助祭之邑無用，祊又遠隔，因與魯公互易祊，許之地以各就其便。關於祊或邲之地望，《春秋左傳注·隱公八年》楊伯峻按【註九】：「『祊』，《公羊》、《谷梁》及《漢書·五行志》引具作『邲』。方與內，古音同屬邦母，陽韻。故從方之祊與從內之邲，可得通假。宛，鄭大夫。祊，鄭祀泰山之邑，當今山東費縣東約三十七里處」，即今費縣祊城一帶。

所謂祀泰山的湯沐邑，是周天子於泰山周圍賜於各諸侯的一小塊封地，以爲各諸侯國隨從周天子祭祀泰山的臨時歇腳的

【註八】：心健、家驥《山東費縣發現東周銅器》。

【註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全四冊），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一年版。

地方。今泰安境內泰山西去費縣數百里之遙，鄭國都城又在今泰山以西千餘里的河南新鄭一帶。假如春秋初年或西周時代所祭祀的泰山，就是現在泰安境內的泰山，那麼，鄭伯由河南新鄭來祭祀泰山，其湯沐之邑，就斷不能設於泰山以東數百里許的費縣境內。又史籍記載，龜蒙或曰蒙山，周天子曾立東夷舊國顓臾於是山腳下，以專司主祭蒙山。《論語·季氏》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曰：「孔曰，使主祭蒙山。」疏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爲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

顓臾故虛，在蒙山之陽，今平邑縣柏林鎮一帶。翻檢古籍，有周一代，周天子立國祀祭之山，僅此一例。這一現象充分說，在周人的心目中，我國諸山神的總長、統領，是在我國東方，是在今山東境內東夷部族聚居地中心所在的蒙山，而不是偏居山東西側今泰安境內的泰山。《左傳·僖公廿一年》記載：「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杜注曰：「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非常清楚，杜預所說的泰山，就是蒙山。由考古發現、文獻記載推索，春秋初年、西周時代所謂泰山，即東蒙或曰龜蒙，也就是蒙山。

蒙山腳下有鄭國祭祀泰山的湯木邑，徐國的湯木邑，很有可能也設於蒙山腳下。

費縣城東三十五華里，探沂鄉駐地東北六里許，沭河南岸有一古城，俗呼「許由」城。古城西南三十華里爲旗山，西北五十華里爲發現余子鼎的台子溝。古城殘垣，南北長約三二〇米，東西長約四〇〇米許。古城東北角，殘垣高約七米。城內暴露遺物有：東周陶片、瓦片等。一九八二年，群眾取土，發現楚國金幣陳爰一枚。

今費縣境內古城遺址較多，且多由文獻記載可徵。比如，季氏邑、沭城等。唯此「許由」故城，無文獻資料可稽。

許由是我國古史傳說中一很有名的人物。《史記·伯夷列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事跡，另見於《莊子·讓王篇》等典籍。所記許由其人及諸載籍所記其活動地望，與上文揭引大體一致。由前述傳說，「許由故虛」應在河南一帶。費縣探沂鄉東北六里古城，為「許由城」之說，與文獻記載不符。

「許」、「徐」二字今音相近，極易混同。所謂許由城，殆或徐子城的訛傳。《公羊傳》記載，周天子有事（即祭祀）於泰山，各諸侯國從行，並皆於泰山下設湯木邑。緣此，所謂許由城，很可能是當年周天子封禪泰山時，賜於從駕徐子來此祭祀泰山，即今蒙山的湯沐之邑。

近年來考古調查，在蒙山南麓，除出土余子鼎的台子沟台基遺跡外，另有三處台基遺跡，其中兩處台基遺跡內，也曾出土過周代的青銅禮器。其一，在費縣柘城鄉西北二十華里蒙山腳下。五十年代初，群眾取土，發現周代銅器數件。其二，在費縣武聖鄉黃崖村。六五年，出土鼎、盒、匜等春秋時代的遺物。其三，在平邑顯與故虛北，萬壽宮遺跡之前。

上述遺跡，與費縣上冶台子沟台基遺跡近似，均為純淨黃土築成，或正北、或西北，與蒙山主峰相對，出土遺物的時代也大體一致。由余子鼎的出土可知，這些遺跡，也應是周天子或其各諸侯國來此祭祀泰山——蒙山，而留下的物質遺存。

《史記·封禪書》記載十二家封泰山之君，所禪地祇，黃帝為亭亭，禹為會稽，成王為社首。除此三家外，其餘九家皆禪云云。有關云云山的所在地望。《史記·封禪書》集解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晉灼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也。』」《漢書·郊祀志》曰：「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注曰：「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

史學泰斗顧頡剛先生考證，史傳九家「帝王」所禪云云【註一〇】，就是今山東蒙陰境內云云山。據《史記·封禪書》正義：「（封）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又曰：「（禪）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按《史記·封禪書》正義對我國古代帝王舉行「封」、「禪」典禮的具體地點的說法，所禪地祇必在所

【註一〇】：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冊，一二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封山之下。管子所記十二家封泰山之君，其中有九家所禪地祇爲云云山，而云云山在今蒙山北麓的蒙陽境內，這從側面證明，傳說十二家古「帝王」所封泰山，指的也是蒙山。

綜括前文，西周、春秋初年所謂泰山，是位於今平邑、蒙陰、費縣三縣交界處的蒙山。周鑒於商代，襲於殷禮。依此，商湯所封之山，即商代亦或商代晚期所謂泰山，其所指可能也是此山。

春秋晚期、戰國秦漢以來的泰山，文獻已有詳細記載，也早已爲考古發現所證明【註一一】，即今山東泰安境內泰山。因限於篇幅，姑且不贅。

四、餘語

東岳泰山在我國五嶽之中，並不是最高的一座山。它沒有西岳華山高（海拔二二〇〇米），也沒有北岳恒山高（海拔二〇一二米）。其風景之美，無法與廬山、黃山媲美，在我國五岳之中，它也並不是最美的一座山。然而，自周秦以來，它卻被推尊爲我國諸山之最尊者，稱爲五岳之首，或曰：「五岳獨宗」。更有甚者，竟認爲泰山之所在是天下的中心。《淮南子·地形訓》曰：「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谷桑麻，魚鹽出焉。」注曰：「岱岳，泰山也。」《爾雅·釋地》曰：「中有岱嶽。」注曰：「言泰山。」古之所謂岱岳，就是泰山。「中有岱岳」，即泰山居於中央之意。換而言之，也就是泰山之所在是天下的中心。

我國名山多以千計，泰山何以獨得其尊？泰山——蒙山偏居於我國東部山東省的魯中南地區，古人爲什麼說它的所在是我國的中心？這一與實際相悖的說法，其歷史根源究竟是什麼？

【註一一】：楊子範：〈山東泰安發現的戰國銅器〉，《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六期。

早在一九六五年，在山東沂源縣土門鄉千人洞，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遺跡。出土有石核，刮削器、石片等遺物【註一二】。一九七二年，又在千人洞附近發現舊石器時代遺物。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沂源縣土門鄉芝芳村騎子鞍山麓，發現距今四〇—五〇萬年前的猿人頭骨化石、兩快眉骨。八一年至八二年春，兩次試掘，又再次發現兩顆牙齒、一塊肱骨、一塊股骨。一九六六年，在今泰山東部新泰縣烏珠台，發現一顆少年女性牙齒，經鑒定，距今也有五萬多年的歷史【註一三】。可以看出，在泰沂山系、蒙山周圍，遠在四〇—五〇萬年之前，就已經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

泰沂山系及其周圍的古代東夷部族，對我國古代文明的產生，形成有過杰出的貢獻；東夷文化對我國古代文化、歷史，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在今山東章丘龍山鎮發現龍山文化遺址並發現龍山文化古城址【註一四】，之後，又在東部濱海日照兩城鎮發現了這類文化遺址。五十年代以來，在山東泰沂山系及其周圍，發現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遺址，數以千百計。摘其犖犖大者，有：泰安大汶口【註一五】、兗州王因【註一六】、鄒縣野店【註一七】、曲阜西夏侯【註一八】、泗水尹家城【註一九】、臨沂大範庄【註二〇】、莒縣陵陽河【註二一】、日照東海峪【註二二】、堯王城、諸城前寨、呈子【註

【註一二】、【註一三】：《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國古人類考古又一重大發現》，《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七日。

【註一四】：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城子崖》，一九三四年出版。

【註一五】：《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

【註一六】：《山東兗州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七九年一期。

【註一七】：《山東野店新石器時代墓葬遺址試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二年二期。

【註一八】：《山東曲阜西夏侯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一九六四年二期。

【註一九】：《山東泗水尹家城第一次試掘》，《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註二〇】：《山東臨沂大範庄新石器時代墓葬的發掘》，《考古》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註二一】：王樹明《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一九八六年版。

【註二二】：《一九七五年東海峪遺址發掘》，《考古》一九七六年九期。

【註二二】、膠縣三里河【註二四】、安邱景芝鎮【註二五】等等。宛如群星閃耀，熠熠生輝。其文明發展水平之高，為我國其他省分與其時代相當的諸石器時代遺址，無法與之媲美。文字是文明伊始的標志。我國最早的文字，朱繪文字、陶尊文字，就發現在泰沂山沂南側，泰安大汶口【註二六】、諸城前寨【註二七】、莒縣陵陽河遺址【註二八】。

為我國考古學界所公認，古史傳說中的太昊氏、少昊氏，分別代表我國古代東夷部族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或者就是這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在物質文化上的反映。已故童書業先生考證，傳說中的太昊氏即商的遠祖帝嚳【註二九】。郭沫若先生認為，帝嚳就是傳說中的帝舜【註三〇】。《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孟子·離樓下》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古地名。文獻記載，考古發現證明，諸、馮在今山東諸城，莒縣一帶；【註三一】負夏在今山東曲阜縣西；鳴條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如果上述說法大致不錯，那麼，商民族遠祖的發跡之地及其向西遷徙的路線，在今山東魯中南地區泰沂山系的南側；商民族與我國古代東夷部族是有血緣關係的【註三二】。

五十年代以來的考古發現，若明若暗的表明：商代的鼎、豆、壺、盃、觚、爵一類青銅禮儀用品，是由山東泰沂山系南側大汶口文化中的同類器物演變、升華而來；商民族在宗教信仰、意識形態方面的一些特有習慣，比如，墓葬殉狗、崇拜鳥

【註二三】：〈山東諸城呈子遺址發掘〉，《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三期。

【註二四】：〈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七六年六期。

【註二五】：〈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四期。

【註二六】：〈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

【註二七】：任日新〈山東諸城前寨遺址調查〉，《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註二八】：王樹明〈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

【註二九】：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二頁。

【註三〇】：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科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二四九頁。

【註三一】、【註三二】：王樹明：〈帝舜傳說與考古發現詮釋〉，《故宮學術季刊》第九卷第四期。

龜等風習【註三三】，也皆濫觴於山東泰沂山系南側或至今江蘇北部一帶的大汶口文化之中；泰安大汶口【註三四】、諸城前寨、莒縣陵陽河發現朱繪文字【註三五】，陶尊文字【註三六】，儘管尚存在缺環，不難看出，也為商代甲骨文文字所承襲，是我國最早的文字，是現行漢字的遠祖。准此種種，商文化在上層建築諸方面，也與山東泰沂山系南側的大汶口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血緣關係。

泰沂山系是我國人類的發祥地之一，泰沂山系及其周圍，也是我國古代文明的搖籃；商民族祖屬東夷，因於夷禮【註三七】，姬周剪商建國，又襲於殷禮，東方夷人，商遠祖祭祀「泰山」的古老習慣，易言之，東岳泰山被推尊為五岳之首、五岳獨宗，大概即因這一歷史根蒂而緣起。

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稿。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二稿。一九九五年一月第三稿。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三三】：王樹明：〈大汶口文化墓葬龜甲用途的推測〉，《中原文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註三四】：〈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

【註三五】：侯日新〈山東諸城前寨遺址調查〉。

【註三六】：王樹明〈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

【註三七】：王樹明：〈考古發現中的陶缸與我國古代的釀酒〉，《海岱考古》第一輯，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A Re-evaluation of T'ai-shan as the Great Eastern Peak

Wang, Shuming

Shantu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ext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research on minorities, suggests that the long-held belief in China of T'ai-shan (Mt. T'ai) being the principal mountain among the Five Great Peaks originated with the custom of venerating mountain spirits as practiced by the prehistoric Tung-i tribe, which lived in the Shantung region of the modern T'ai-i Mountains and surrounding area. The ancient customs of this tribe from the T'ai-i Mountains were passed down and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the rituals and ceremonies of later periods. T'ai-shan, as the Great Eastern Peak, originally did not specify a single mountain, but was a general term applied to a large mountain. Starting in the 1950s, archaeologists discovered evidence of bronzes and rammed earth foundation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T'ai-i Mountains and surrounding area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including texts describing rituals performed at T'ai-shan through the dynasties,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from the Shang or early Chou to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ai-shan" referred to the middle range of the T'ai-i Mountains in modern Shantung. The middle range was only second in height to Meng-shan or Jih-kuei-meng of modern T'ai-shan. However,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Han dynasty, T'ai-shan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T'ai-shan of modern T'ai-an. More importantly, the present article further supports the fact that the T'ai-i Mountains and surrounding area in Shantung was one of the cradl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nown as the Tung-i culture, it originated with the ancient Tung-i tribe, from which emerged the clan of Emperor Shun; in other words, one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Shang dynastic house. This tribe originally inhabited the southern T'ai-i Mountains and later moved south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The ancient custom of venerating mountain spirits as practiced by the Tung-i tribe gradually

evolved and grew in meaning and status to become the state ritual known as *feng-ch'an* performed at T'ai-shan, which subsequently became known as the head of the Five Great Peaks and thus the center of the Chinese world.

Key words: T'ai-shan 泰山
Great Eastern Peak 東岳
feng-ch'an 封禪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author's abstract wa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九九 through 一一四.